

馮定同志在他的几本书中 宣传了一些什么

——《共产主义人生观》等书讀后

項 冬

最近，張啟勛同志對馮定的《共產主義人生觀》一書中的幾個重要觀點，提出了原則性的批評。《紅旗》雜誌在編者按語中指出：除了《共產主義人生觀》之外，在馮定同志所著的另外兩本書中，即《平凡的真理》和《工人階級的历史任務》中，同樣存在着張啟勛同志所批評的那類觀點和其他還需要批評的觀點。此後，一些報刊也相繼發表文章，批評了馮定同志的一些錯誤觀點。這些批評，除了針對他上述三本書的錯誤之外，有的文章也批評了馮定同志的一本近著，即《人生漫談》。

馮定同志在他的几本書中宣傳了一些什么，他是怎樣宣揚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的，這個問題隨着討論的進一步展開將會逐步更加明確起來。在這裡，我們只就現在已經看到的批評馮定的文章，和我們初讀馮定同志的几本書的印象，談談他的幾個錯誤觀點。

一

馮定同志在他的几本書中牽涉的問題很多，從人生觀到世界觀，從認識論到所謂“唯物史觀”，從工人階級的历史任務到所謂辯證法的三大規律，他都講到了。由於他所牽涉的問題是如此之多，我們還不能對他的所有錯誤觀點都一一評論。下面只就其中的幾個方面談談他的錯誤觀點。

首先，在國內國外的階級鬥爭問題上，散布了一系列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謬論。如張啟勛同志所指出的關於“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以及所謂“個人崇拜”等方面的錯誤。在這方面，張啟勛同志在文章中已經揭露了馮定的錯誤觀點，我們不再贅述。而只想指出：馮定同志在上述問題上的種種謬論，不僅在《共產主義人生觀》一書中存在，在《平凡的真理》、《工人階級的历史任務》等書中同樣存在。甚至在有的問題上比《共產主義人生觀》一書說得更系統、更露骨。例如，在所謂“個人崇拜”問題上，他在《平凡的真理》中就不僅用了更多的篇幅來散布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謬論，而且講得更露骨、更惡毒。

上述情況說明，馮定同志在以上一些問題上的謬論，並不是個別的，而是系統的、一貫的。

其次，否認階級和階級鬥爭，特別是否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有意識地把革命和建設對立起來，宣揚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只要“建設”、而不要革命的錯誤觀點。

他在講到什麼是人類社會和社會歷史如何發展時，根本不講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不講階級鬥爭，而是宣傳歷史唯心論。照他說，所謂“人類社會”，就是“有意識、會思想的人的共同体，而人類歷史的發展正是人類共同行動的結果”^①。在這裡，馮定同志是企圖用抽象的人的“共同体”的說法，來代替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代替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任何社會總是一定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統一，是在物質資料生產基礎上所形成的一定的生產關係，是由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所構成的社會生產方式。而在階級社會里，生產關係則表現為階級關係。階級社會的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馮定同志用一個抽象的“共同体”的說法，目的是要掩蓋階級社會中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這樣的客觀事實。一切人都是“有意識、會思想”的，因而階級就不見了。既然人類歷史的發展是“人類共同行動的結果”，那麼，人民群眾創造歷史，在階級社會里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动力，這些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就可以拋棄了。馮

^① 《共產主義人生觀》，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32頁。以下引文只注明頁碼。

定同志就是这样用“共同体”、“共同行动”之类的说法，来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在讲到社会主义社会时，馮定同志在几本书中都反复多次地说社会主义是“无阶级”的社会，“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中讲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时，他列举了是和非、曲和直等等一大堆矛盾，而独独不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①而我们知道，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正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如果把这一基本之点给抹煞了，那么尽管他可以列举一大堆矛盾，但还是从最根本的方面否认了矛盾，即否认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观点也不是个别的，例如在《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中，他说得更直接了当：“人，只要都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大家为了社会主义，就得互相尊重，互相团结。”^②这就是说，只要是人，不论是工人农民，或者是地富反坏，大家都得互相“团结”和“尊重”，用不着划分阶级和进行阶级斗争了。显然，这是公开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公开宣扬阶级调和论。

为了宣扬这种阶级调和论和取消革命的观点，馮定同志还处处把革命和建设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他认为，在革命时期是“进行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而在革命胜利后，则只“努力建设，努力教育”就行了。而革命和建设的目的又都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③。这种把革命和建设、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的观点，在馮定同志说来也不是个别的。他在《平凡的真理》、《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等书中，讲什么“学习”或“修养”的必要性时，就都是根本不要革命观点，而只要学习建设“本领”，就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了。同时，在他关于许多问题的阐述中，都贯穿着这样的思想：革命已成过去、今后只要生产斗争就行了，只要“大家”好好团结、互相尊重就能实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了；至于阶级斗争或革命精神，那是过去的事，今天和以后永远不需要了。

馮定同志所鼓吹的这种思想是特别有害的。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能割裂的，只埋头于建设而不进行革命，那只能使建设迷失方向，并且离开革命也不能保证建设的顺利进行。所以，我们强调政治挂帅，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坚持以革命推动建设事业的发展。对于生产斗争，也必须以阶级斗争为前提，如果不打击敌人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破坏活动，就不能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如果不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所谓生产或建设，就有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下去的危险。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决不能忘记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而馮定同志所鼓吹的观点，正是要我们忘记阶级斗争。

第三，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散布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

馮定同志在他的几本书中公开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并以此为核心宣扬一整套的资产阶级的处世哲学。这种观点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人生漫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认为，“人如果丝毫不照顾一己的利益，不但思想上不易搞通，而且事实上也是不易行通的。个人为了大众而牺牲，直至牺牲生命，这并不是经常需要这样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个人如果首先自己不能活，那么怎样能够为大众服务呢？”^④这意思就是说，个人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如果不满足个人主义的要求，那无论在思想上或事实上都是“行不通”的；要我为人民服务么，也可以，但必须有个先决条件，即我自己首先必须活命，如果脑袋掉了，那也就无法“为众”了，就根本谈不到为人民服务了。显然，这种论调是公开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活命哲学。

不仅如此，馮定同志还直接鼓吹要青年走白专道路，鼓吹他们为争取“学位、学衔”等等而“向科学进军”。他认为，为得到这些东西而“进军”，是“值得嘉勉的”。不过，照他说来，青年们不要只是抽象地“羡慕”学位、学衔等等，而要为得到这些东西注意“量”的积累，要“苦修苦练”。只有注意“量”的积累，进行“苦修苦练”，才能得到学位、学衔等等。这样，馮定同志就又为青年规划了一条个人主义的具体道路。^⑤馮定同志有时也讲到“红”，但那仅仅是为了装点门面。在《人生漫谈》中，他也是鼓吹“想专”，那是“好的”，

① 参见《共产主义人生观》，第51页。

② 《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8页。

③ 《共产主义人生观》，第46页。

④ 《共产主义人生观》，第59页。

⑤ 参见同上书，“成事在人”一节。

但不紅，是“有害的”、“危險的”。這所謂“有害”和“危險”，按馮定同志的原意就是指不利于個人主義的實現，就是說，他完全是從是否有利個人出發來談論是否“有害”或“危險”的。這就等於直接向青年們說：為了在白專的道路上達到個人主義的目的，爭得“學位”“學銜”等等，就要塗上一層“保護色”，即以“紅”來裝點裝點門面，否則就是“危險的”，個人目的是達不到的。

從赤裸裸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出發，馮定同志那一套資產階級處事哲學就都出來了。什麼“踏實”啊，“民主精神”、“科學精神”啊，“熱情”、“樂觀”啊，什麼“克己”、“求同存異”啊，等等。這些，都是馮定同志在《共產主義人生觀》的第三部分（下章）中談到如何具體的“做人”時所竭力鼓吹的。在那裡，他用“踏實”或“實踐”的名義而否定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用“民主精神”或“克己”精神，來散布不分敵我、不分階級的抽象民主觀點。他甚至直接了當地說對敵人也應講“民主精神”。他所謂的“克己”或“求同存異”等等，就是鼓吹不要原則的一團和氣，就是否定思想鬥爭的必要性。他只講“樂觀”，而不講艱苦奮鬥，只講“熱情”，而不分階級、不分敵我。這樣，他就完全把事情講到反面去了。他表面上打着講共產主義人生觀的幌子，實際上是宣揚資產階級的處世哲學。

在談到什麼是幸福時馮定同志竟然說：“如果幸福說的是指正常的生活，也就是只有和平、沒有戰爭，吃的好，穿的美，住的寬敞干淨，夫妻父母子女親愛和睦，這無疑是對的，也是我們大家在祈求的”^①。在《人生漫談》中又說：“人的生活，首先是吃和穿。……人們總是希望吃得好些，穿得好些”。在這些議論中，馮定同志雖然聲稱自己是講共產主義人生觀的，但對共產主義偉大理想卻只字不提，而是鼓吹資產階級的享樂主義。他企圖通過這個辦法來引導人們只追求物質生活的所謂“幸福”，而忘記革命、忘記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而進行鬥爭。馮定同志雖然沒有直接說上述那些就是共產主義的幸福觀，但他卻認定那些是“我們大家在祈求的”。把他的這種說法同他關於共產主義的目的是什麼的論斷聯繫起來看，事情就更清楚了。他認為，“共產主義的目的，就是求得社會生存得更好，於是社會的成員也就生存得更好。”^②馮定同志所謂的“生存得更好”的內容，就是“吃得好，穿得好”等等那一套。把這些東西，說成是“我們大家在祈求的”，把“共產主義的目的”僅僅歸結為這些，這不是對共產主義的歪曲是什麼呢？

共產主義者當然不是清教徒，所以當然也希望有豐富的物質生活。但是第一，革命者的目的是首先為了吃和穿，還是首先為了革命事業，在這個原則問題上我們同馮定同志是有分歧的。他認為人生意義“首先是吃和穿”，我們則認為革命者首先應是為了革命事業。第二，共產主義者的目的是為了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建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而不僅僅是為了“吃得好，穿得好”等等。第三，為要實現上述這一切，就必須進行鬥爭，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反對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為推翻剝削制度和消滅階級而進行鬥爭。共產主義者的幸福觀就是進行這種鬥爭。沒有鬥爭，就不能推翻舊世界，就談不到實現共產主義；當然，豐富的物質生活也就無從談起了。馮定同志離開階級鬥爭觀點，拋棄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而把共產主義的目的歸結為“吃得好，穿得好”之類，這是用資產階級的享樂主義來冒充共產主義，是對共產主義的歪曲。

總之，鼓吹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宣揚資產階級的處世哲學和資產階級腐朽的人生觀，是馮定同志在他的書中所着力散布的又一方面的錯誤。

第四，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的觀點。把人抽象化，從生物學意義上講人和人生問題，宣揚“一般人性”和“共同感情”論，是馮定同志的一個根本觀點。無論是在《共產主義人生觀》、《平凡的真理》中，或在最近的《人生漫談》中，他都竭力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的觀點。

在《共產主義人生觀》一書中，馮定同志用了一個“人為萬物之靈”的說法而把人抽象化，企圖用以抹煞階級對立，把不同階級的人混為一談。他不是把人作為社會的人來考察，而是從人的“構造”等生理因素方面來考察人，以人的自然屬性掩蓋人的社會本質，否定人的階級性。照他說：“我國有句古話，說‘人為萬物之靈’；我們大家現在都反對自高自大，可是對於這句話倒是‘當之無愧’的；因為在整個的世界中，除了

① 《共產主義人生觀》，第15頁。

② 同上，第59頁。

人这样构造和具有完善的神經系統的物质能够思想以外，别的物质确实都是不会思想的。人們……对于谷粒、織品、用具、金属原料等等，都是不許浪費而應該非常珍惜的。……那么有了正确世界观的人，对于已經成为‘万物之灵’这样的物质，自然是更不肯輕易糟蹋的，因而也自然是决不願随随便便甚至沒头沒脑、无声无息来做人了。”^①在这里，馮定同志既談到了什么是“人”，也談到了怎样“做人”的問題。但是他的观点却是根本錯誤的。其所以錯誤，就因为他不是从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中、从社会关系这方面来考察人，了解人的本质，而是从人的“构造”、“神經系統”等自然属性方面来談人，企图用人的自然属性来掩盖人的社会本质，否定人的階級性。我們并不否认人的自然属性，因为人本身就是从自然界分离出来而又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也确实有其自身的“构造”、体质、形态、生理本能等等自然属性。但問題在于，馮定同志是談人生观問題的，因此我們同他的分歧不在于人有没有自然属性，而在于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談人生观問題时是把人作为社会的人来考察，还是把人的本质归結为自然属性。馬克思說，人的本质并不是靠自然紐带所联結起来的“共同性”，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是說，任何人都是生活于一定的社会中，处于一定的社会地位，彼此間发生一定的关系。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只有从社会关系这方面才能正确地了解人的本质。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这种关系在階級社会里則表现为階級关系。在这个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其他一切关系，也都带着階級性。所以，在階級社会里，人的階級性就是人的本质、本性。这是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人、人的本质的基本观点。馮定同志却根本离开了这个观点，而抽象地談論什么“万物之灵”，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否定人的階級性。既然一切人都是“万物之灵”，那还分什么階級呢；既然大家都是“万物之灵”，那还讲什么階級斗争呢——这就是馮定同志提出“万物之灵”这个說法的主要目的。

馮定同志关于如何“做人”的說法同样是錯誤的。他所讲的有了“正确的世界观”的人，是指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按他的邏輯，有了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人之所以“做人”，不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而竟然是“珍惜”“万物之灵”这样的“物质”。他把人同谷粒、織品、金属等等相提并論，說对于这些东西尚且要珍惜，那么对“万物之灵”这样的“物质”，就更不能“輕易糟蹋”了。馮定同志在这里所宣传的是对抽象的人的崇拜，而完全否定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馮定同志的资产階級人性論的观点，还表现在他对人的“感情”的議論上。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中有所謂“热情”一节，那是專門談人的感情的。在那里，他鼓吹像“伤离惜别”、“茫茫若有所失”等感情都是人所共有的，是一切人都共通的。按他的說法，不論什么人，只要从“住慣了的地方”离开时，或者在“使慣了的物品”丢掉时，都会产生共同的感情，即“伤离惜别”或“茫茫若有所失”。^②这样，馮定同志就完全抹煞了不同人們的感情的階級差别，否定了感情的階級性。我們知道，“伤离惜别”或“茫茫若有所失”等等，在階級社会里是有階級內容的。革命同志間的“伤离惜别”同地主階級在他們被迫从“住慣了的地方”离开时所产生的“伤离惜别”，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階級感情。怎么能离开人的階級性而談論什么一切人的共同感情呢？怎么能不顾感情的階級实质而把“伤离惜别”等等抽象化呢？馮定同志的这种“共同感情”論，也不是个别的，而是他一貫的根本的观点。在《人生漫談》中他也鼓吹这个观点。在《平凡的真理》中，他除了鼓吹“伤离惜别”、“茫茫若有所失”等等之外，还把“怀古”、“思远”、以及所謂“期望将来”等等，都作为一切人的共同感情而加以鼓吹。^③他甚至从生理上为剝削階級的荒淫无耻、腐化墮落的行为找寻原因。說什么在階級社会里那些不劳动的人之所以走上荒淫无耻、腐化墮落的道路，是由于他們的“精力”沒有“消耗”尽，而“人体在新陳代謝的过程中，精力是既要补充也要消耗的”。^④这真是荒唐之至，剝削階級之所以荒淫无耻和腐化墮落，不是由他們的階級本性所决定，而竟然是生理上的原因。馮定同志用这种东西来美化剝削階級，并以此来冒充“平凡的真理”，这真是荒謬极了。

① 《共产主义人生观》，第25—26頁。

② 參見該书第72頁。

③ 參見該书“意識具有最高最强的主动性”一节。

④ 同上。

此外，我們還應該提請讀者注意：馮定同志在《平凡的真理》中，用了那么多篇幅大讲特讲人的生理构造和机能等等，都不是偶然的。在他的这种作法中，实际上是包含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把人生物化、并借此否定人的阶级性的根本观点。举个例子說，我們都知道，像“胜利冲昏头脑”、“利令智昏”等等都是属于人的社会意識，是充满着阶级内容的概念；我們在談到这些现象或使用这种概念时，也总是从阶级斗争的意義上来观察問題和运用概念的。可是，馮定同志却不然，他竟然从生理学的意義上，用脑神經的“兴奋”或“抑制”、协调或不协调等等，來說明“利令智昏”、“胜利冲昏头脑”、“胜利吓昏头脑”等现象^①。这就完全抹煞了人的社会意識的阶级性。

总之，馮定同志把人抽象化，以人的自然属性来掩盖人的阶级性，鼓吹共同感情論以及完全从生理上来解释人的社会意識等等，都是他的资产阶级人性論观点的表现。

此外，像曲解辯证法的基本規律，否认矛盾和否认斗争的思想，歪曲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否定社会实践对認識的决定意义，宣揚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观，等等，都是馮定同志在他的书中所散布的錯誤观点，我們在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二

馮定同志为什么在他的几本书中接二连三地散布了那么多反馬克思主义的观点，用资产阶级的东西来毒害群众，而他的这些錯誤終于——被揭露、受到批判？我們应该怎样了解这种现象呢？他的錯誤和这种錯誤的被揭露說明了什么呢？作为图书馆工作者我們又如何从上述事实中提高認識和做好工作呢？

首先，馮定同志連續宣传他的反馬克思主义观点，并不是偶然的。就問題的实质說，这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意識形态領域的阶级斗争。他連續兜售他那些反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是表明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表明了意識形态領域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大家知道，早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在意識形态方面的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間誰胜誰負的問題还没有真正解决。”又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种办法頑强地表现他們自己。要他們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們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們表现，而应当讓他們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們辯論，进行适当的批評。毫無疑問，我們应当批評各种各样的錯誤思想。不加批評，看着錯誤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們去占領市場，当然不行。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②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对于我們了解現在正在进行的意識形态領域中的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既然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在整个过渡时期都存在着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那么它就必然反映在意識形态領域中。現在，在意識形态領域中所进行的各种斗争（如哲学、文艺理論、历史、电影、戏剧等方面），不仅证明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而且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斗争又很激烈这样的論断。

其次，馮定同志的錯誤观点的被揭露和受到批判，既反映了阶级斗争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也反映了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发展，随着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越来越广泛地展开，广大人民和青年的革命觉悟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大大提高了。馮定同志的錯誤观点在今天陸續被——揭露出来，是并不奇怪的。如果說，一些打着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私貨，在过去一段時間內还能蒙混过关，欺騙一些人，那么在今天，在革命群众觉悟日益提高的条件下，它就再也不能繼續蒙混过去，而必然被人們所揭露出来了。这是一件大好事。

再次，上述情况同样告訴我們，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些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当它們

（下轉第21頁）

^① 參見《平凡的真理》中“腦子的兴奋和抑制是行为的基础”一节。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单行本，第29頁。

鉴于此，我們在图书資料工作中，有計劃有意識地把有关的經典著作向讀者推荐和作介紹，对于揭露“合二而一”論的錯誤，将是很有意义的。

再次，要有力地配合这场斗争，还必须随时注意讨论情况的进展，跟上形势的发展，争取有准备地向讀者供应、推荐一些有关书籍或材料。例如，在一定时期内或一定阶段上，争论双方主要是集中在哪些问题上，这从各报刊杂志的文章中就可看出，但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些研究。研究这个阶段的主要分歧点，下一步将怎样发展等等。在这方面，除了其他报刊的有关材料外，如《红旗》报道员关于这场论战的报导和评论，以及《人民日报》的有关评论，更是我们必须认真学习的。

可以想见，争论是要继续深入开展下去的，争论的焦点是集中在“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根本对立上。而不同时期争论的具体问题，具体的侧重点则必然有所不同。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形势的发展，先有准备地进行些工作，以便及时地提供些有关的书籍和资料，就将会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就会使我们的工作处于更主动的地位。

最后，我们图书工作者自身的学习，也是顺利地开展工作、配合和参与斗争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自己对争论的情况不了解或不甚了解，那就谈不到图书资料工作中的思想性与战斗性。为要自觉地投入这场斗争，使我们的图书资料工作对整个斗争的展开有所帮助，就必须加强学习，特别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著作。我们知道，关于“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其他许多著作中，都反复阐明了的。通过这种学习，可以武装我们的头脑，学会用“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察和处理问题。这也是我们从根本上战胜“合二而一”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锐利武器。同时，学习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阐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文件或著作，也是同这场争论密切相关的。加强这方面的学习，也将有助于揭露“合二而一”论者的错误，识破他们是怎样歪曲党的方针政策的。

* * *

随着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发展和深入，一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进行。“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战，是这一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我们图书资料工作者来说，加强有关论战的图书资料工作，自觉地投入这场斗争，既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锻炼的机会。通过这一工作，通过这一学习，大家的政治理论水平一定会大大提高一步。

（上接第26页）

表现自己时往往是采取了较为隐蔽的形式，往往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明明是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但却披上了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外衣，明明是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宣传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却打出了“真理”的旗号，等等。这个事实也告诉我们，对于一切东西都不能只看外表，而要看它的实质。对于一切言论都要靠毛泽东思想来进行鉴别、进行分析。合于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欢迎、就宣传；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不管它打的什么旗号，我们就要反对，进行斗争。这一点，对于我们做图书工作的同志也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在向读者推荐图书时，在介绍各种著作时，在进行宣传或辅导工作时，都要加强工作中的思想性，坚定的以毛泽东思想挂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所阐明的真理为准则，用以去衡量各种著作或言论。一切人、一切著作都不能例外。不管是什么“名流”也好，“权威”也好，他们的言论或著作都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光辉之下受到检验。

随着我国经济战线、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一个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开展起来，这是现实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勇敢地投入这场斗争，做好图书资料工作，为这场革命斗争贡献一分力量。